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九

五季

王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寅劉玢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晉以杜重威

為順國

歐史綱目俱作順德今依通鑑

節度使

安重榮既誅晉改鎮州成德軍為恆州順國軍以杜重

威為節度使重威表王瑜

范陽人

為副使瑜為重斂于民

恆人不勝其苦

二月唐以宋齊邱知尚書省尋罷之

齊邱固求預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邱知尚書省事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邱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邱稱疾請罷從之

彥澤在鎮屠殘無辜凶殘肆惡雖有行陳微勞亦不足以抵其罪齊主僅以降削示罰實爲過縱使當時執法不寬安有封邱斬關之禍乎

夏四月晉貶張彥澤

突厥部人徙太原

爲龍武大將軍

彥澤先爲彰義

涇州軍號

節度使殺其掌書記張式

決口剖心斷其

四支式父鐸詣闕訟冤晉主以河陽帥王周代彥澤鎮涇

州彥澤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

周奏彥澤在鎮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彥

澤既至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諫議大夫鄭受益

從譴

兄上言彥澤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

下一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其獻馬百匹聽其如是

竊爲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疏奏

留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閣極論彥澤罪語甚切至敕

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

奏請論如法。晉主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晉主拂衣而起，入禁中。既有是命。

漢主龔殂子玠立

漢主龔寢疾，以其子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子

越王洪昌

龔諸子名俱依歐史輯。

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翽謀。

龔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當漸小爾。」因泣下，歔歔。

欲出洪度、洪熙而立洪

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

違之必亂，乃止。」

龔爲人辯察，多權術，好自矜大。嘗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史，窮奢極麗，悉聚南

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用刑慘酷，有權鼻割舌支解，劓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

獄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朵頤垂涎呀呷人以爲
眞蛟蜃也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
者由是其國宦者大盛及殂洪度卽位更名玠以洪熙輔政

五月唐以宋齊邱爲鎮南節度使

齊邱旣罷不復朝謁唐主以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
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邱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
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爲三公亦足矣
齊邱曰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
之曰朕之褊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
邱鎮洪州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是爲晉
出帝

遼王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一旦

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命宦者抱置道

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

時晉主在鄴都。殂于保昌殿。

道與

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

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

高祖

晉主敬瑭廟號高祖

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

寢之。知遠由是怨。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于尤口。

尤溪口也在延平府南平縣南。

漢循州盜張遇賢作亂。

有神降于博羅縣

秦置今屬惠州府

民家縣吏張遇賢事之甚

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其禱其神。神大言曰。張

遇賢當爲汝主。于是羣帥共奉遇賢爲主，攻掠海隅。

賢年少，無它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遣越王洪

昌循王洪杲討之。戰不利，爲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

端州人。

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爲遇賢所陷。

後遇賢爲漢所

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遂趣虔州。唐

將邊鎬、白昌裕屢破之。遇賢禱于神，神不復言。其黨大

懼，執遇賢以降，斬于金陵市。
八月，晉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國軍都虞侯王清

字去瑕，曲州人。

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偏之，尙何俟乎？

與指揮使劉詞

字好謙，元城人。

帥眾先登，拔之，從進舉族自焚。

冬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法。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

蠶鹽所以裹繭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眾不

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于民謂之食鹽錢

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

遇欲增求羨利而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

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

斂之如故

十二月間以李仁遇同平章事

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于曦以為左僕

射與吏部侍郎李光準並同平章事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國計使陳匡

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大悅曰匡範人中之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于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曦後知其

借于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泉州刺史余延英貪穢略人子女。事覺。下吏延英獻買宴錢萬緡。曦召見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延英復獻錢于后。未幾，遂以延英為相。于是校書郎陳光遠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殺之。

何奴在漢胡利在唐以與

中國清兵皆書入寇以中

土時方一統體例固應如

是即宋室運際陵夷然自

徽欽以上其主位號猶存

至南渡以後稱臣稱姓惟

恐不及若仍書人寇則是

以君寇臣以伯叔寇姪為

不經矣我國家開荆之初

當明末造國政日非而未

及更姓改物自宜仍以統

系予之不順治元年定鼎

京師大統已正然明福王

猶于江寧僭延一統故綱

癸晉天福八年南唐李璟保大元年是殷王延政天德春二

卯元年南漢劉晟乾和元年是歲并殷凡六國三鍾春二月晉主還東京晉主即位于鄴都及是始還汴

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景延

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它日必躬

擐甲胄與遼戰于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

間晉主卒從延廣議遼主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

不遜語答之遼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

說遼主擊晉遼主頗然之晉主聞遼將南侵還東京然

猶與遼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唐主昇殂

三編所紀並不達乎明
以絕其奸為禍王皆使
能奮發有為安見不可擬
于南宋臨安之局惟是天
心既已厭明人事復不能
自振長江不守統系于是
終絕則福土之所係于明
紀者固不同唐桂王王之
竄徙無常及宋末陽星之
流離瘴海此正千古不易
之通義也此條以內舊書
遼將入寇謬襲漢唐書法
不思彼時中國已公分瓦
解不成正統而石晉得國
之本又由于以父事遼及
重貨繼立好事者賴以書
臣為恥然稱孫之表仍無
虛口以是據禍即問愚駭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唐主愛之屢欲以為嗣宋齊

邱亟稱其才唐主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宮遇璟親調

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暹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暹可

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

何得預知即命嫁之方士獻丹餌之浸成躁急羣臣奏

斂容謝之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

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

平凡所賜予皆不受駕部郎中馮延己本彭城人為齊王掌書記

性傾巧與宋齊邱及陳覺相結又有魏岑者亦在齊府

給事中常夢錫字孟圖屢言覺延己岑皆佞邪小人不

無識之人以禪冠孫有不
所然而笑者武是當用國

國互伐之文書足以正其

誤且使後之守器者兢兢

業業不敢失其統以自貶

辱殊不失春秋尊主之本

義云

南唐主以寵姬一言千兩

遣之如棄敝屣可謂英斷

然既有知子之明乃仍泥

立長之規豈長於杜漸防

微而結於思深圖遠邪甚

非道得國者不宜復昌且

後於此可以知天道矣

宜侍東宮司門郎中蕭儼

廬陵人

亦表覺姦回亂政唐主

頗悟示及去會疽發背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

王璟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

汝宜戒之是夕殂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孫晟恐

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

李貽業

蔚從曾孫

曰先帝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可自

為厲階此必近習奸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

著聞公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

之晟乃止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殷

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為吏部尚書楊思恭

建陽人

為兵部

尚書

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

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

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于魚鹽蔬果無不

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已而承祐上書陳十事首以兄

弟相攻爲言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放歸私第

三月唐主璟立

唐主卽位大赦改元祕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

從唐主爲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

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

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宋齊邱侍陳覺素厚唐主亦以爲才委任之馮延巳

延魯魏岑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之五鬼馮延魯字叔文延巳之弟一名謚查文

徽字光慎

休寧人

漢晉王洪熙弒其主玠而自立更名晟

漢主玠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洪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玠好手搏洪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手搏漢主與諸王宴而觀之至夕大醉洪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洪熙卽位更名晟以洪昌爲太尉道庠等皆受賞賜甚厚

晟旣立國中議論洵

思潮等以誦中外不從思潮等誣洪泉謀反殺之于是晟欲盡殺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眾先遣盜刺殺之其後諸弟洪澤等俱見殺而劉思潮等亦被誅

夏四月戊申朔日食

秋七月晉遣使括民穀。

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于諸道括民穀。

唐主立其弟景遂爲齊王景達爲燕王。

唐主緣烈祖

李昇廟號烈祖

意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徙封

齊王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爲嗣更其字曰退身又立景暹爲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暹唐主力保全之

九月晉執遼回圖使

回圖務之使也主典互市回圖務注見前

喬榮旣而歸之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以爲回圖使往來

晉既藉北朝以融豈能相
抗遼於晉自德無怨背之
實爲不祥且爾時並無長
將領兵之可恃而延廣大
言不慚徒貽其君以負義
之辱小人庸妄悞國顧如
是哉

販易于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于獄凡
遼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不可
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
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
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
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
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爲異時
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
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遼主遼主大怒南侵之志
始決晉使如遼者皆繫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遼每
爲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寵冠羣臣又總宿

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召兵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遼。

冬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爲后。

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娶馮濛

定州安喜人。

女爲其

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初立。納之。至是立以爲后。頗預政事。兄玉

字景臣。

時爲鹽鐵判官。擢爲端

明殿學士。與議政事。

十二月。晉楊光遠誘遼人南侵。

初。晉高祖以馬三百。借平陽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告于遼。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遼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

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盡力。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晉置。故城在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北。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以宋齊邱爲青陽

唐縣。今屬池州府。

公遣歸九華。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宋齊邱樹黨傾之。宗泣訴于唐主。唐主由是薄齊邱。齊邱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卽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齊邱乃治大第于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益甚。

晉旱。水蝗。民大饑。

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郭廬舍。